

林散之先生乃一代书画大师，被誉为“草圣”，早年曾师从黄宾虹，积学厚，涵养富，境界至高，饮誉内外。其实他也是一位大诗人，只是诗名被其闪烁的书名所掩盖。林老爱诗成癖，一生作诗无数，且谦逊低调，当年编印《江上诗存》时，还特地强调不要多声张。1970年代，林老身体不适，医生叮嘱他不能再写诗，伤神。林老笑着应允，背地里脑子依然不停运转，还作一长诗《戒诗》以自嘲。

1978年，父亲去南京看望林老，随身携带一张清代陈宣，那可是宣纸中的珍品。林老平时害怕外人打扰，但门生来访，却异常开心。老人严重耳聋，只能靠字条交流，父亲写道：“有一张清代宣纸，您看看如何？”林老接过纸，正面摸摸，反面摸摸，又盯着纸仔细看，连说：“好纸，好纸。”他把纸铺在桌上，用手不停地来回抚擦，像是在回味一种感觉。“今天我来给你好好写一张，就写我的自作诗《论书四首》。”四首，这么多？父亲乐了，立马研墨。当时在场的还有书画家洪炜先生，他也露出了羡慕的眼光。

草书，大多为竖式条幅，今天林老偏偏写成横披，这种固有的草书气韵在短短的尺幅内相贯相连，一般人难以驾驭。林老握笔稍稍思索了下，突然毫入纸上，瞬间挥出一首诗来：“天际乌云忽助我，一团墨气眼前来。得了天机入了手，纵横涂抹似婴孩。”林老蘸下墨，接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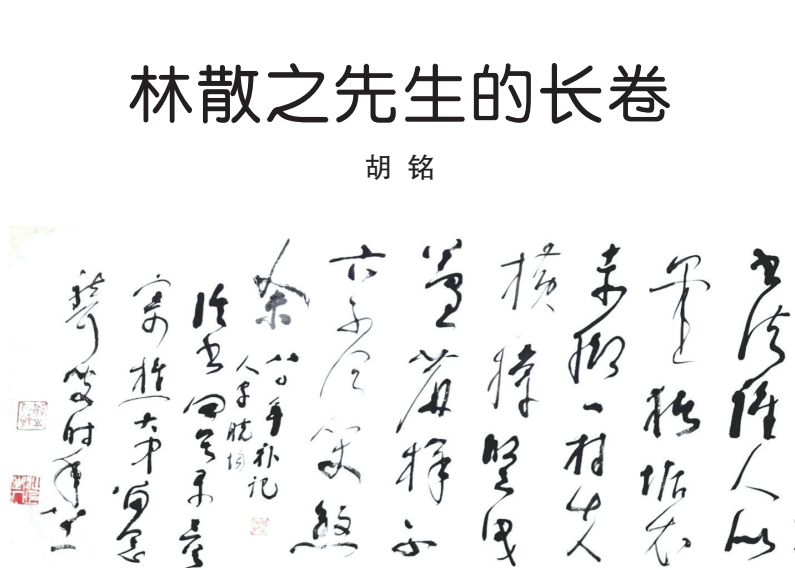
记忆中的父亲是个很“粗糙”的人，明明是在和别人商量事情，因为说话声音大，让人误以为是在争吵。母亲不止一次劝父亲说话小声点，但父亲就是改不了。父亲不喜欢逗小孩子玩，母亲说我们兄弟姐妹小的时候，父亲都很少抱过。

从小到大，父亲极少问过我学习上的事。我上小学时，新课本发下来，父亲会找来旧报纸把新课本包上，偶尔翻看一下我的作业本，边看边自言自语：“嗯嗯，做得不错。”但就是不直接表扬我，也从不提批评意见。父亲念过几年私塾，能熟练地打算盘，我的小学作业他肯定能看懂，却不曾给我任何辅导，也从不可叮嘱我好好学习。也许在父亲看来，我是他种植的一株庄稼，他只负责他必须做的，尽力为我上学提供必要的保障，至于庄稼长势如何，他顾不了那么多。他只管辛苦耕耘，而对结果顺其自然。

每次放学回家，父亲多半会安排我做家务活，如果我说要做作业，他会让我去做作业。有时我做着家务活，中途说要做作业，他也由着我。农忙时节，父亲带着我一起去田地里干农活，并不事先询问我的意愿，但当我承受不了而偷懒时，他也只是笑笑，从不斥责我。而他依然像一台机械，不知疲倦地奔忙着。

父亲又是个“粗中有细”的人，从没有学过木匠手艺的父亲居然为我秀过几次“木匠活”。

一年级的一个星期天，因为下雨，一家人都没出门。吃过早饭，父亲对我说：你过来帮帮忙。随后从墙



林散之书法作品（作者供图）

书写第二首：“回首当年笔阵图，卫夫（人）去海天孤。既笑古人又笑（我），苍茫墨里太模糊。”枯润相间，笔力雄浑。父亲与洪先生站在旁边一面看一面读，突然发现漏了两个字，却都不敢吱声，怕搅了这难得的气氛。

林老抿着嘴，运着气，不停顿地又写下第三首：“书法谁人似墨猪？垢衣赤脚一村夫。横撑竖曳芦麻样，不古不今笑煞余。”此时老人正在兴头上，字也显得愈加有气势。写完这首诗时，那张宣纸也几乎快用完了，林老头都没抬，急切地说：“快拿纸来。”父亲说：“没有了，就这一张。”林老遗憾地大呼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隔了好一会，林老

才在纸的边缘落款：“《论书四首》录三首，寄樵大弟留念，聋叟时年八十一。”林老搁下笔，长舒一口气，随后又拿出几枚印章，父亲正准备替他钤盖，殊不知林老乐呵呵地说：“我自己来。”说完利索地在纸的首尾处盖上印。

林老书长卷时，由于写得过快出现脱字，洪炜先生便向家父提议，让林老补个缺，父亲讲，林老累了，补缺的事还是等以后再说。说罢，二人相视一笑。林老望着他俩也跟着笑起来，他啥也听不见，哪里又会知道这二人究竟在笑什么。是啊，老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。至于脱字，古人书写也常有之，根本不影响作品的

父亲的“木匠活”

李朝阳

杳杳找来事先准备好的木块、木条，说要为我做个书桌。那时我才五岁，个子小，家里的条桌、方桌，我坐上去做作业高不成低不就，因此，有时我干脆蹲在大门口就着一块青石板写作业。此情此景父亲一定是注意到了，所以他要想法子为我解决这个问题。

父亲将木块木条有规则地摆放在地，然后用皮尺一一丈量尺寸，接着用锯子、凿子等工具进行加工。我偶尔帮父亲扶稳木块、木条，帮着拉锯，大多数时间站在一旁看着。我见过木匠师傅做工，很熟练，环环相扣。对比下来，从没学过木匠手艺的父亲动作笨拙，节奏缓慢，而且做了不大一会就停下来，坐在板凳上抽黄烟，水烟筒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。其时父亲才三十五六岁，但因长期劳作，黝黑的脸上尽显沧桑。看着制作现场，父亲微微皱着眉头，他一定是在琢磨，在思考，不过神情很温和、淡定。

天快黑时，书桌的框架立起来了。此后，父亲又抽空忙乎了两三次，还从一位木匠师傅家里借来刨子等工具进行完善，还配套做了一个小板凳。书桌、小板凳都是根据我的身高量身定做。父亲一番辛苦后，一件有些土气但却别具一格的木制品

总算大功告成。

之后，我小学阶段的家庭作业差不多都是在这个书桌上完成的。

继书桌之后，父亲还为我做过一副高跷。做高跷要简单得多，两根木棍、几个小木块就够了。

那时农村很穷，大多数人家都有四五个孩子，几乎每个孩子都是沾着满身泥水长大。那时只有一部分孩子能上学读书，父母不指望读出什么名堂，只要不沦为文盲就够了，而且多数女孩子是进不了学堂的。对于我上学读书，父亲的心理态度肯定也是从众的。因此，父亲对我学习上的要求并不严格，他只是希望我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、健全地成长。父亲为我做高跷很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。

那是一个大雨过后的日子，我在家里呆坐着，不时望着大门外出神。我想出去玩。但家里只有父母的雨靴，光脚出去又怕被玻璃碎片刺伤。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父亲突然递给我一副高跷，说：“出去玩吧。”原来高跷是父亲亲手做的，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做的。

当我踩着高跷在雨后走家串户、呼朋引伴时，那份快乐和得意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的。

除书桌、高跷之外，父亲还为我

整体效果。

后来林老告诉冯仲华先生：“我给寄樵写的那幅字，是我今年写得最好的一幅。”师生之情，尽在于字中。

1980年，父亲又去看望老师，该请教的请教，该汇报的汇报，谈心之后，父亲便将那幅字拿出来，让林老再看一遍，老人不知何意，读着读着，挠着头大笑起来，像个孩子似的。他随即取出毛笔，在纸的空白处分别记下：“落我字”“脱人字”。继而又补写道：“《论书四首》系戊午年所书，脱字数处，时日易逝，又隔三年矣。散耳八〇年七月补记。”写完之后再次盖好印章。

一幅长卷，复经林老补题，愈发精妙。尽管论书四首只录了三首，也是难能可贵了。

那条陈宣，是六尺整张对开裁的。后来我问父亲，咋不全部带去，舍不得吗？父亲答，不是，林老年龄大了，写多了累，更何况这种宣纸也只有林老这些老艺术家们才能使用，我们不配。我又问，还有一条纸呢？父亲笑笑说，我送给师兄弟了，他也请林老写了一幅。哈，原来如此。

最近我查阅相关资料，并向专家请教，得知林老《论书四首》中的最后一首是：“始有法兮终无法，无法还从有法来。千古大成真辣手，都能夺取上天才。”此首诗那次虽未入书，但已足见此中之情趣。

这幅六尺长卷，可谓精品中的精品，弥足珍贵，已收录于即将出版发行的《林散之全集》中。

做过木头文具盒、木头手枪。在我心目中，父亲俨然是一位“木匠师傅”了。

父亲的这些木制品，论工艺水平也许不值一提，更值不了几个钱。但在我上小学时，家里是不可能挤出钱来为我购买这些的，即使能买，那其中蕴含的亲情也会逊色寡淡许多。

父亲没在学习上给我多少教诲，但他却是我成长之路上最好的老师。父亲喜欢看书，农闲时节经常手不释卷，这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。父亲知道我热爱学习，成绩一直很好，所以对我并不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促进我的健康成长上。父亲对我所做的一切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定是经过深思熟虑。

父亲去世已整整九年了，我一直在想他。

